

POEMS NEW AND SELECTED

# 我曾这样寂寞生活

辛 波 斯 卡 诗 选 II



WISŁAWA  
SZYMBORSKA



[波]维斯拉瓦·辛波斯卡——著  
胡 桑——译



我曾这样寂寞生活  
辛 波 斯 卡 诗 选 二

〔波〕维斯拉瓦·辛波斯卡 著  
胡桑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曾这样寂寞生活 / (波)辛波斯卡著;胡桑译. --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1

书名原文:Poems New And Collected

ISBN 978-7-5404-8434-7

I. ①我 II. ①辛 ②胡 III. ①诗集—波兰—现代 IV. ①I513.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15055号

POEMS NEW AND SELECTED by WISLAWA SZYMBORSKA

English translation copyright ©1998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Text of the Nobel Lecture copyright ©1996 by The Nobel Foundation

Published arrangement with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2012 Shanghai Insight Media Co.,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18-2012-264

## 我曾这样寂寞生活

WOCENG ZHEYANG JIMO SHENGHUO

[波]维斯拉瓦·辛波斯卡 著 胡桑 译

出版人 曾赛丰

出品人 陈昱

出品方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市巨鹿路417号705室(200020)

责任编辑 耿会芬

封面设计 王媚

责任印制 王磊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622号(410016)

网 址 [www.hnwy.net](http://www.hnwy.net)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8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4月第1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8434-7

定 价: 48.00元

版权专有, 未经本社许可, 不得翻印。

如有倒装、破损、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4001061096

## 目 录

译序 | 碎语、奇迹市场或希望 001

---

### 辑一

在黄昏，我们点起灯

---

告别风景 016

金婚纪念日 019

写自旅馆 021

确信 025

底片 026

谢幕休息 027

归鸟 028

喜剧的序幕 029

发现 030

星期天，与自己的心交谈 032

记一次不存在的喜马拉雅之旅 034

纪念 036

动作 038

---

### 辑二

世间的每一个人和我

---

种种可能 040

终于，记忆	042
赞颂我姐姐	044
喜剧演员	046
流浪汉	048
无题	050
歌谣	052
醉酒	054
花腔	056
我太近了……	058
笑声	060
出生	063
养老院	066
冰结的动作	068
音乐大师	070
自杀者的房间	072
葬礼 I	074
伟人故居	077
一见钟情	080
墓志铭	083

---

辑三

一粒沙看世界

---

惊异	086
在众生中	087
生日	090
云	092
植物的静默	094

恐龙骨架 096

从无馈赠 098

一粒沙看世界 100

洋葱 102

我致力于创造一个世界 104

水 107

---

#### 辑四

灵魂朴素，如梅子的核

---

火车站 110

洞穴 113

从天而降 115

风景画 116

向超音速飞机致敬 119

$\pi$  120

托马斯·曼 122

在赫拉克利特的河中 124

画像 126

分类广告 128

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发生两次 130

故事梗概 132

---

#### 辑五

别的房间，别的声音

---

与死者密谈 134

卡珊德拉的独白 136

- 一幅中世纪微型画 139
- 躲入方舟 142
- 在冥河上 144
- 罗得之妻 146
- 活着 149
- 拉撒路去散步 152
- 人口普查 154
- 在盛大的白昼 156
- 死者来信 158
- 影子 160
- 特洛伊城中的片刻 162
- 亚特兰蒂斯 165

---

辑六

有些事发生时那么寂静

---

- 事件的版本 168
- 评一首尚未写下的诗 173
- 雅斯沃附近的饥饿营 176
- 无辜 178
- 与孩子交谈 180
- 自断 182
- 赞美诗 184
- 谈论死亡，不带夸张 186
- 世纪的没落 189
- 时代之子 192
- 酷刑 194
- 结束与开始 196

现实在要求 199

有些人 203

词汇 205

---

辑七

最远处的灯已点亮

---

三个最奇怪的词 208

小喜剧 209

也许这一切 212

戏法表演 214

悲哀的计算 217

现实世界 220

无需标题 223

考古学 226

错误的号码 229

过剩 230

怯场 232

仓促的生活 235

在一颗小星星下 237

诺奖演说辞 | 诗人与世界 239



## 译 序

### 碎语、奇迹市场或希望

#### I

“我不想成为上帝或英雄。只想成为一棵树，为岁月而生长，不伤害任何人。”这是波兰诗人米沃什的诗句，用来总结米沃什的好友——另一位波兰诗人辛波斯卡的一生极其贴切。八岁起，辛波斯卡随父母迁居到波兰南部古城克拉科夫，并在这里居住了大半个世纪，直至生命的终点。她的家位于市中心，是一所两室小屋。2012年2月1日深夜，辛波斯卡就在这所屋子里安静地闭上眼睛，她在沉睡中完成了八十八年的生命。这是从一次完整而静谧的生命中延伸出来的死亡。她的窗外有一株白杨。我们可以想象，她每天走到窗口凝视树木时的静默神情：

生前栽于屋旁花园中的树  
仍在为他生长。

这句她参观歌德故居后写下的诗，似乎是为她自己写的。辛波斯卡声称所有的写作灵感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她生存其中的世界。她的诗行随着世界的节奏而起伏。在具有挽歌性质的《植

物的静默》一诗中，她以谦逊的姿态与植物所代表的万物交流，她自己则作为终有一死的侍奉者出现于诗中：

与你们的交谈是如此必要，却不可能。

如此紧迫，却被永远搁置，

在这次仓促的人生中。

在她的诗中，我们能够领受到世界的令人惊异之处、生活的苦难，人类的尊严和内在的束缚、承受世界的坚忍与真诚，以及地平线上隐忍的希望。

1996年10月7日，在波兰《选举报》记者安娜·鲁德尼茨卡、塔杜施·内切克对她所作的访谈《我站在人们一边》中，她说道，“世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令人赞叹。”两个月后，她站在诺贝尔文学奖领奖台上发表演说时，她一直在强调对于世界的“我不知道”的态度：“在诗歌语言中，每一个词语都被权衡，绝无寻常或正常之物。没有一块石头或一朵石头之上的云是寻常的。没有一个白昼和白昼之后的夜晚是寻常的。总之，没有一个存在，没有任何人的存在是寻常的。”这是对世界永恒的未完成状态的尊重，也是人类希望的来源。

作为二十世纪波兰文坛上独树一帜的女诗人，辛波斯卡总是与傲慢和雄辩无缘，有时候，甚至会给人以柔弱的感觉。然而，在这柔弱之中，她倾注了对生活、对世界的最大限度的爱。她是备受苦难的二十世纪波兰的女儿，但并不钟情于政治，也不关注热门的宏大主题。她专注于日常生活中微小的事物。米沃什在《论辛波斯卡》中曾说：“她在诗中是弱小的。她的诗只是一句碎语。”然而，她不是无聊生活的粉饰者、低级情感的推销员。瑞典学院

院士布里吉塔·特罗泽克夫人的评价是，辛波斯卡“把诗歌当作生命的回答，当作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思想和责任的语言工作的方式”。她在柔弱的细节中发现奇迹，坚持不懈地领悟生活和人性中最深刻的秘密、困境和希望。她为每一首诗赋予优美的形式、精确而又富于层次的内容，为此，瑞典学院赠予她一个称号——诗界莫扎特。

瑞典学院为辛波斯卡撰写的诺奖授奖辞是极其精确的：辛波斯卡的诗“通过精确的反讽将生物法则和历史活动展示在人类现实的片段中”。反讽不是廉价的幽默，相反，她善于精妙的错位、偶然和断裂，唤醒根植于我们内在的对世界的忧伤、乡愁和依恋，在我们享受审美愉悦的时候令我们发出叹息，随后又引发我们的赞美。

## 2

1923年7月2日，辛波斯卡生于波兹南附近的小镇布宁（现属于库尔尼克）。这座波兰小镇上有许多新哥特建筑。她出生的房子是一所两层楼的大房子，红色屋顶，现在仍保存着，临近一个狭长的湖泊。她的父亲是个小职员，1936年去世，当时辛波斯卡才十三岁。她还有一个比她大六岁的姐姐玛丽亚·诺沃耶卡。她在诗中不太写私人事务，家庭成员也极少出现于她的诗中。只有在《终于，记忆》一诗中，父母的形象隐约出现，然而是在一个梦中：“他们的脸庞如两盏灯，在黄昏，发出幽暗的光”。《赞颂我姐姐》一诗中则出现了姐姐，一位从不写诗，却喜欢寄明信片给姐姐。除此之外，我们对辛波斯卡的家庭几乎一无所知，正

如我们对她本人的生活所知甚少。她喜欢将作品推到前景，希望我们只阅读她的作品，而她自己则藏身于作品背后，正如墨西哥诗人帕斯说的：“诗人没有传记，写作才是他们的传记。”

辛波斯卡的童年和少年并不安定。1926年，辛波斯卡一家移居波兰小城托伦，她在那里上小学。1931年，全家又移居克拉科夫，她在这里上完小学后，进入一所修道院学校，并尝试写作。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突然降临，辛波斯卡的生活秩序被打乱。战争期间，她只能在一所地下学校获取毕业文凭。她写下了一些诗歌，在某次搬家期间，她还写了一个短篇小说，不过从未发表，以为这是一篇没有什么价值的作品。1943年，为躲避进入德国的劳动营，她在一家铁路公司当职员。两年后，她入读克拉科夫的雅盖隆大学，专业是波兰语言文学，随即转入社会学。不过，这并不是一个具有前途的专业。战后的波兰迅速斯大林主义化，社会学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学科而正被取消。她只学习了一年社会学。她并不清闲，上学的同时，还在一个小编辑部做校对工作。

1945年3月14日，对辛波斯卡来说是个重要的日子，《波兰日报》副刊《战斗》发表了她的处女作《我搜寻词语》，她作为诗人的生涯以此为起点，虽然这中间似乎具有一种偶然性。她曾经在一个访谈中说过，如果最初发表的是小说，她也许会成为小说家。可是命运偏偏让她成为了诗人。然而对偶然的忠诚才能成就命运，这也是辛波斯卡在诗中一再表现的主题。她在生活中也是这么实践的，她的一生是忠诚于诗歌的一生，当然，她真正忠诚的是生活。

当时，波兰诗人亚当·符沃德克在《战斗》编辑部工作，他是一名已出版过十几本诗集的诗人，负责联系辛波斯卡。符沃

德克十分欣赏她的处女作，发现辛波斯卡读的诗集那么少，他惊讶得头发都竖起来了。小时候，辛波斯卡家里只有卡斯普罗维奇、泰特马耶尔的两本小诗集。她对现代诗歌几乎一无所知。出于偶然，同学送她一本战争前出版的布岑科夫斯基诗集，她在沦陷期读了这本诗集，这也许是她接触的仅有的先锋派诗歌。而符沃德克藏书丰富，她经常去借书看。两人迅速相恋，并于1948年结婚，不过，这段婚姻并不圆满，只持续了六年。

辛波斯卡的第二位丈夫科尔内尔·费利波维奇是一名作家，二战期间曾参加地下抵抗运动，不久被关进德国集中营，战后了解放回波兰，随后从事小说创作，出版过二十余部小说，1990年去世。他在辛波斯卡的内心占据着重要的位置。1993年的诗集《结束与开始》中充满了她对丈夫的思念、对过往岁月的沉思、对命运的恐惧，以及由此而来的对生命的澄澈领悟。在其中一首《事件的版本》中，她写道：

个体的命运

被赋予我们，为了审视：

多数命运被我们拒绝，

带着恐惧与忧伤。

以及：

爱吸引着我們，

是的，但必须是

兑现承诺的爱。

他们通过这次婚姻兑现了爱情的承诺，也履行了在尘世的爱的义务。尤其是那首饱含深情的《一见钟情》，更是由爱的激情进而深入了对命运和机遇的思考。这首诗广为流传，打动过不少读者，包括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结束与开始》出版当年的圣诞节，基耶斯洛夫斯基在华沙街头的一个书摊上无意中发现了这本诗集，本来想把诗集送给《三色》的译者罗曼·格林，因为辛波斯卡是格林最喜欢的诗人。当他翻阅诗集时，读到了《一见钟情》，这首诗的主题与他正在拍摄的《三色》最后一部《红》十分接近，于是他留下了这本诗集。

辛波斯卡并非横空出世的天才诗人，而是一名逐渐演变、丰富、深邃的诗人，写诗对她来说是思考生命的最佳方式。她的诗就像树木的年轮，经受着岁月的磨砺，生长出清晰的脉络。1949年，她试图出版一部诗集，却因当时的波兰审查制度而流产。这部诗集中有这样的诗句：

我们曾把世界弄得先后没有秩序，  
——它是那么细小，两只手就能抓住它，  
那么平易，可以面带微笑地将它描写，  
那么普通，就像祈祷中的古老真理的回声。<sup>1</sup>

这里我们可以隐约发现辛波斯卡诗歌的胚芽。不过，她随即遏止了这一胚芽的生长。1952年出版的第一部诗集《我们为此而活着》，这本在艺术上并不成功的诗集，涉及苏波友谊、战后重建、帝国主义等宏大主题，里面只有几首爱情诗以低沉的语调透露着她未来诗歌的走向，大多数诗歌显得空洞而虚假。这是

---

1 张振辉译。

一个完全令人感到陌生的辛波斯卡。然而，这本诗集一出版就迅速引起评论界广泛关注。同年，她加入了波兰作家协会和统一工人党。（1966年，因不满哲学家列舍克·科瓦科夫斯基被开除，她宣布脱离统一工人党。）

1954年，她出版第二部诗集《向自己提问》，在这本集子里，政治主题并未消失，却有所削弱，高亢的诗歌中掺入了一些低语。比如《向自己提问》一诗，她通过一系列质疑开始自觉地搜寻并辨认出自己的声音——对人性困境的敏感、对爱和真实的渴望和对沉默的敬意。在《被激怒的缪斯》一诗中，她写下了这样有力的句子：

幸运的是我知道，  
应该怎样去对待这种沉默。  
如果我甚至不敢  
去触及带刺的玫瑰，  
我又怎能容忍  
雄壮的诗句向我尖叫？<sup>1</sup>

她也许意识到了自己的天赋并不适合于“雄壮的诗句”，而逐渐向“带刺的玫瑰”倾斜，然而，对于二十世纪诗歌而言，辛波斯卡这一优雅的倾斜是多么幸运。

《我们为此而活着》和《向自己提问》两部诗集后来基本被诗人否定，在以后的各种选本中，这两本集中只有零星的几首诗入选。她以沉默的方式清理自己的过去。在雅盖隆大学就读期间，她开始接触波兰先锋派作家，尤其是结识了诗人米沃什，

---

<sup>1</sup> 林洪亮译。

在写作上也受到了他的影响。尽管如此，米沃什仍直言不讳：“我不喜欢她的早期作品，她经历了斯大林主义阶段。”不过，米沃什接着承认，“但（她的）每一部诗集都在变得更好。”1957年，《呼唤雪人》出版，这是一部标志性的诗集，从此她自觉地摆脱了政治诗的僵化声音，以柔韧而多层次的声进入她所擅长的自然、爱情、人性、存在等众多主题。她的诗集不多，每本诗集一般也只是一二十首诗。她是少有的以少胜多的诗人，犹如一生只写了一百多首诗的美国女诗人伊丽莎白·毕肖普。

辛波斯卡的生活，则令人想起美国女诗人狄金森和德国诗人德罗斯特·许尔斯霍夫。她也是一名深居简出的诗人，不喜欢出入公众场合，不喜欢接受采访和诗歌朗诵（她有一首《怯场》表达的就是对公开朗诵诗歌的反感）。宁静的克拉科夫古城是她生活的中心。1953年至1981年，她一直是克拉科夫《文学周刊》编辑，负责诗歌部，培养了大批年轻诗人。

她没有生育。诗歌就是她的子女。她过着朴素甚至近似苦行的生活，尤其是在她丈夫去世后的晚年。她喜欢抽烟，喜欢鲑鱼和伏特加。她不是一个热衷于在生活上历险的人。她身上并没有多少波希米亚气质。她的日常生活平淡无奇，这将为难任何试图为她写传记的人。事实上，她拒绝别人为她写传记，她只希望人们能专心地去阅读她的作品。她不愿意成为明星，即使在获得举世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之后。199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十分特殊，这一年是化学家诺贝尔逝世一百周年。前一年的得主是爱尔兰诗人西默斯·希尼，很多人没有料到诺奖会连续两年授予诗人。这一年的奖金是有史以来最高的，112万美金。辛波斯卡难以避免地成为了媒体的焦点，在接受巴布利拉·文茨卜的采访时，她还在谈论这个问题：“我对我自己和我的生活并不感到满意，至



少是不满意我生活中的某些插曲。可这些纯属个人的私事，我不会公之于众。这会使我内心受到损害。我只是尝试——至少部分地——将我的某些人生经验融入我的诗中，有时成功，有时不成功。可是，要把这些得失直接说出来，这不是我扮演的角色。我不是明星，明星才会和盘托出自己所有的浪漫故事。那是因为明星需要做广告。我只希望我的诗会有人去读，至于为自己做广告，我是干不出来的。”

阅读占据了辛波斯卡的大量时间，也呼应着她平缓的生活节奏。1968年开始，她为《文学生活》“非强制阅读”撰写书评，与雅盖沃大学文学教授马强格轮流供稿。1981年，《文学生活》停刊，又为《选举报》陆续写过一些书评。她的书评行文不拘一格，随着性情展开，轻松幽默，短小精悍，深为波兰读者喜爱。撰写书评对一个书虫来说是正中下怀的美差。她是那么热爱阅读，甚至说过：“我很老派，我认为阅读是人类迄今发明的最荣耀的事。”她还是翻译家，精通法语，翻译过不少法语诗歌，包括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在自己的诗中，她会偶尔掺入一些法语词。她那简短的诺贝尔奖授奖答谢辞是用法语演说的。

晚年，辛波斯卡每年秋天会住到克拉科夫城附近的山区扎科潘内。在这里的作家俱乐部二楼，她有一间屋子。扎科潘内以风景闻名于世，然而辛波斯卡追寻的是静默的生活。她的屋里没有电话，甚至没有浴室。她只在里面与世无争地修养、写作，偶尔在山路上散步。这是她理想的创作环境。在迪恩·墨菲的访谈中，她说：“我无法想象诗人不去争取安闲和平静。不幸的是，诗歌并非诞生于喧闹、人群之中，也并非诞生于公共汽车上。所以，必须有四面墙，并且保证电话不会响起。这是写作所需要的一切。”除了早年的动荡生活，辛波斯卡一生过着简单而安静的